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一

武事門

城堡

附

清野移治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人險勝於城險○獫狁之難迫矣而城彼朔方則有南仲蠻荆之熾迫矣而城彼東方則有山甫蓋嘗玩繹詩人之言不曰朔方之有城也而必曰城彼朔方不曰東方之有城也而必曰城彼東方意若以人之險而移諸彼地之險者然後知地險固可恃而人險尤可恃有田單則可以復齊城有蒙恬則可以守秦城有張睢陽則可以扞唐城是三者皆以人之險而守夫地之險也古今天下有中國必有夷狄

既有夷狄能不撓我中國邊城設險守以良將將誠得人則老熊當道貉子敢過乎故山可禦也而非山之山不可得而隳水可沼也而非水之水不可得而沼不然石頭之疑城不足懼也胡為可使魏武之退騎城門之大開不足敵也胡為可使司馬氏之退舍是知設邊城以為險其險未足恃得賢將以守險其險斯可恃從古固然其在今日尤當加意也

城築當視其時漢濡須築塢魏人莫侵平原修城胡羯難犯自昔言城築者率以是為有功長城雖築秦社竟墟蒸土雖堅赫連終滅自昔言城者率以是為無益見遠識微之君子以為二者俱未也夫城築之役興於太平無事之時則易為功作於擾攘多故之後則難為力夫亦審處其時之如何耳

蓋版築之功非一日之所能成，畚鍤之勞非一人之所能辦。故必官有餘財，民有餘力，而後城可築。故必承平閒暇樂歲，豐年而後城可築。否則兵荒因仍，之後公私交匱之餘，當此之時而為此之事，吾知其徒勞而終無成功矣。

稽古偉議 城池有不足恃。○昔孟子論城池之固而曰：地利不如人和，吳起言山河之險而曰：在德不在險。夫形勢之在天下固不可無，而亦不可恃也。苟人之不和，則雖有地利，其能國乎？德之不修，則雖有險阻，其能安乎？是故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形勢之在楚者非不固也。然入郢之師如蹈無人之地，殺函之固金城千里，形勢之在秦者非不固也。然入關之師若取其所固，有是非形勢之罪也。有形勢而不能用。

形勢者之罪也

築城屯兵為固○昔申公巫臣與梁丘公立於莒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誰以我為虞未幾楚子重自陳伐池率以城惡而衆潰君子曰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觀此則僻夷猶不可以無城而況名都大邑江湖之要害係焉城之不可不築也明矣昔劉表攻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栢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而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觀闔語子緒曰勇可習也觀此則一婦乘城百夫卻步況屯官兵以教民兵未有不可以守城也明矣

法祖嘉猷城守要得將帥○趙清獻公進備邊一圖其論守城必歸之籌策之帥郭進上平戎五畫其議統兵必以虓虎之將先之蓋城者邊之堡障兵者城之爪牙自古之所不可偏廢然城不自固任之將帥而後固兵不自強委之將帥而後強苟將帥猶不任其責則其事將誰寄故藝祖嘗命諸將曰邊城朕固當脩築堅守亦在卿等孝宗朝有陞差統領官為統制者以其人衰老庸謬而不之用夫以二聖保固邊陲振厲士卒獨致意於將帥者夫豈無深意哉政以城之隼守責在將帥兵之脆勇責在將帥

制勝之方有六○我朝以人心為保障以士氣為金湯以元老之威望為山河以帥乘之利鈍為戈甲而吾天下隱然有

太山磐石之安試以渡江之時而觀之天未厭晉人未戴唐
此則道勝之也倒戈攻商左袒爲劉此則德勝之也下哀痛
之詔丁寧諄切武夫悍卒讀之至於流涕此則仁勝者也伏
名義之正攻取恢復強會逆虜自此不敢犯順此則義勝者
也彼旣通好我則遣使此則禮勝之者也彼設叛盟我則命
將此則智勝之者也惟其不以形勝爲勝此其所以常勝歟
時文警段 古人城守得失○卻險以示犄角也而能知敵之
終破受降以潰腹心也而能致虜之必遯程土物議遠近略
基址具餼糧此城沂之略也計丈尺揣高卑計徒庸仞溝洫
此城周之法也若夫溝宮不救於梁亡則以亟城不處也城
郢莫友於吳入則以不能衛城也

守城當籍民兵○夫固險以城守城以兵無官兵則寇至而民不能戰有官兵則事平而食不能給於是兵不可以不留亦不可以多留惟多其兵於築城未就之先少其兵於堞雉既成之後一人學戰教成十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用習戰之官兵教未戰之民兵器用聽其自便甲冑從其自修處之有方優之有術積日累月而義勇不獨稱於陝西民兵不專美於河北矣

邊城守之以人○有可恃之資者當思所以保其資有善勝之勢者當思所以固其勢今夫一家之中宮室具焉高其垣墉固其藩籬外莫得而窺也然中有人焉宣捍禦之勞則無可乘之隙鼠竊之徒望風而遁不然彼將如涉無人之境矣

故作宋長城必有檀道濟為唐金城必有顏真卿田弘正治
魏憲宗有為朕長城之言李英公守并高祖有堅於長城之
語遣地以城為固邊城以人為固孰謂徒恃地之險可不資
人以守其險乎

綺語駢珠

雉堞風清邊勢隱然 金城萬仞見者膽落
譙樓月淡虜騎退聽 都城百雉望者心驚

金城鐵壁觸之者碎
蜂屯虎據守之者堅

吳漢為深壁固壘之計而隱若敵國何壯也人險於地也
李勣據四通達人之衝而堅於長城何堅也地保於人也

巉巖絕嶺樵者腰斧而入焉至虎豹據之則乃懼而不採
深淵巨澤釣者擊楫而遊焉至蛟龍潛之則乃畏而不漁
鑿池築城敵國未保其不吾犯焉至得賢將守之則敵國將
望風退避而不暇蓋有招之而不我攻者何哉地險可恃而
人險猶可恃也

當今獻策興築不憚勞費○今之議者不過曰築城則費廣
役煩也屯兵則給餉未易也愚不暇遠引裴度崇韜興築之
事與夫充國鄧艾雲屯之迹竊謂成大功者不謀於流俗濟
大務者不惜乎小費今來古往事變民澆安可施垂衣拱手
之化於拯溺揀焚之日哉天下之事當問其有益於民不當
問其有費於官官亦取之於民也取民以利民勞民以衛民

其於民也何病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久寧顧其間規模之廣狹歲月之久近移徙之利害工役之煩簡屯戍之多少餽餉之需索有非片言所可盡耳

海臨改築之宜○韃為不道荐食中原自瑕而堅按為常法曩歲由襄而蜀由光而黃今則自西徂東矣通州一衄百萬生靈為肉為魚尚忍言之彼虎狼其心其肯得志通州而遂已乎廟謨深遠亟命衛臣相海陵之改築為通州之寓治知所戒矣抑愚聞之顧已墮之甌不如保未缺之甌整已敗之枰不如護渾全之壁今之通州甌已墮矣枰已敗矣顧而整之尚奚益矣海陵之甌固未缺也海陵之壁猶渾全也如鄭人之畏鄰戒可也如虞公之不備不虞不可也改築之役又

於寓治者城所當繕不容以州勢平夷四外低下而掣肘池所當浚不容以護城之水在在可泄而敗謀移民實塞可也今獨無晁錯乎入粟拜爵可也今獨無卜式乎經營初始雖勞勿怨工力浩煩雖費勿吝政恐一着不緊則後之視泰亦猶今之視通則甌又墮而枰又敗矣合東南數百州尚堪幾回墮甌幾局敗枰也邪

量力以城要害○昔在先朝嘗欲築綏州城矣而以重費民力罷又欲築澶州城矣而以動搖民心罷吁祖宗盛時且計民力以舉事而況今日乎今日公邊重鎮曩經強虜躡踐之餘其生理已無幾矣荐經大軍屯戍之後其生聚已不保矣租稅盡蠲帑藏亦立而公家則枵如也瘡痍方新呻吟未已

而私室則罄如也。今又迫於邊患之頻，仍雉堞之頽廢，欲大興修築之工，一新砦石之固，官無所出，必取辦於民。民無以應，必激成其變。吾恐衛民之心，轉而為擾民安邊之謀。變而為擾，邊無亦量其緩急，而以漸為之。則工役可興，而民聽且不駭矣。

生意收結 守城在得其人。○雖然城不在高，有兵則堅，兵不在多有將則勝，苟惟不然，則萬里長城不及堯階之高，若林之旅如入無人之境，邊城有詩書禮樂之帥，而禦鼉鼉蛇豕之郡，則不城而堅，無兵而固。如近歲壽春之寇，雖不能免圍城之厄，而城守得人，終能堅忍，以俟援師之至。一城之生聚，得以全濟，皆由乎得人之效。況夫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守之。

效死而不去尚何寇之足慮哉愚也敢以萬里長城者爲當
今守士大夫邊勉

海陵城等最急○雖然城有要害地有急先近歲通州失守
海陵孤危其震搖內地關係不淺城此援彼獨非今日急着
乎何者海道由山東膠西一帆可以渡淮平陸由山陽鹽城
一鞭足以飲江萬一淮東之勢潰自腹心浙右輔蕃寧不虞
動則夫固海陵者乃所以保淮東保淮東者乃所以安浙右
是可忽歟昔紹興初元張敵萬守泰州韃辣引衆攻之爲敵
萬所勝擒其壻殺五餘衆海道恃以無恐而臨安駐蹕之
議定今之泰州猶前日也今之狂韃未必如韃辣之善戰也
守者而有敵萬馬何患不如紹興之捷哉不然輔車相依唇

亡齒寒吾為此懼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城郭溝池以為固 禮 子服景伯曰民保於城
保於德 左 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

歷代事實 周掌固掌修城郭溝池之固 禮 夏 王命南仲往城

于方 禮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烝 溱彼韓城燕師所完韓

奕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藩與屈不謹寘新馬士蔿曰詩

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左 傳

秦北築長城而守藩籬郤匈奴七百餘里 通 秦 魏高閭上表

計築長城其利有五 本 唐張仁願神龍中取漢南地築三受

降城絕虜南寇路

本傳

李德裕築伏羲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

阻作禦侮城以控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

傳

皇朝典章

真宗咸平四年邊臣請城綏州大屯兵以遏党項

廷臣互執利害久而未決呂蒙正等以為不便李沆等以為

脩之便乃命按視緘仁宗康定元年延州都監周美言于范

仲淹曰金州當遙衝我之敵也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

賊果來美力戰卻之遂募禁兵築萬安城而還种世衡言于

仲淹請營故寬州寬州西南直延安二百里當賊衝右捍延

安左可敵河東粟北可圖銀夏仲淹為請于朝詔世衡即廢

壘興築虜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城成賜名青澗世衡改秩

主之慶曆三年鄭戩言水洛城其地西占隴坻通秦州往

東道路繞帶河渭肥田沃土廣數百里冷若就其地築城實
為封疆之利從之 四年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种世衡將

偕使甲士晝夜築先遣人以計歛虛界不爭又召三族酋長
犒之諭以官築此城為汝禦寇三族因遂服從並同高宗紹

興三年吳玠引麾下兵由間道趨三泉縣救劉子羽子羽以
澶盡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儲粟守之實事

先正論建沈清臣上言陛下志在克復先為備邊之計經理

荆襄兩淮以固吾圉凡浚築城池增修關險教閱民兵蓋無
所不盡其至奏查竊上言今積甲於大江之南邊陲千里無
藩籬之限臣願陛下修險隘築堡塢列烽燧遠斥堠必使各
據要地聲勢相近又擇公逸守臣許之久任責之增陴積粟

上同

文集菁華

蘇子由云古之善守者置兵於要害之地則敵人

不敢過而為盜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遇城

焉則腹背而受敵此用兵之深忌也故欲收諸小屯皆廢以

為屏障置大屯於要害之地以形制戎狄高城深池精為守

備便可以對敵踰月而不陷東萊云劔閣非蜀險長江

非吳險蜀之險在於漢中而又有為漢中之險者吳之險在

於長淮而又有為長淮之險者蓋長城深池扼疆保境使敵

人不得以窺測吾之內地則險為術博矣昔諸葛亮知此說

故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今之興元之西縣是也且

興元於蜀為極逸蜀能城之以示險自是魏人出師止於南

鄭而終不歷二城以謀蜀吳呂蒙知此說故築濡湏塢於濡水今歷陽之含山縣是也歷陽於吳為極邊吳能城之以制敵自是魏人稱兵於濡湏口而終不敢踰烏江以謀吳非特此爾蜀嘗剽祁山之衄而直趨陳倉矣陳倉於魏為西郵魏明使郝昭修治其城故孔明踰月相拒而不能克以陳倉之城堅也吳嘗席水攻之勢以擾合肥矣合肥於魏為東鄙滿寵卻移屯而立新城以故孫權累歲出師而卒無成功以合肥之城固也由是觀之城壘之設內地不可不全而極邊不可不固極邊之壘不植則僵不修則壞虞遺隙而不知加慮甚非所以安也

城堡二

清野移治

以先事設備立說

策頭秦攻滑將襲鄭而先滑也鄭有備則及滑而不及鄭晉伐虢將取虞而先虢也虞無備則滅虢而遂及虞自古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而況震于其鄰不戒可乎

策段柳營人靜榆塞馬閑人皆以無事之時視之君子則汲汲然為先事之防羽檄星馳狼烽夕聳人皆以多事之時休之君子則整整然為應事之暇君子所急人之所緩彼之所急非獨異乎人也惟不以無事視無事而以多事視無事則先事虞事終無可虞之事矣苟或遙鄙撤防介冑弛用玉關無高黃河安流版築雉堞之未備者不知其所可備藩籬門戶之未防者不知其所以防急心啓於燕安之餘而事變兆於斧蟻之際寧不誤人國哉

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夫不恃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者陳後主盡召江北之諸將以朝王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大聖必無可濟之理未幾師隨濟矣甚矣江之誤南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宮之竒曰統虞之表也唇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虞也淮者江之號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固矣不然愚恐未可一以朝居也或者又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曠何夫江者紀涉所謂備之不遇數處直差易爾是又不然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亦彼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

失之而況分之哉且吾之有淮以為空曠邪彼將居而耕耕而守守而伺則吾之一喘而彼聞一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自逼而日夕與之相目於一水之間則國尚何可為而敵尚何可備哉故夫江者誤人之國而紀涉之論人誤人之江者也

事宋鄭之閫有隙地焉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注俱

棄之注鄭取宋師于岫以六邑為虛注空虛之注十三道

廣武君說成安君曰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闔退不得遠野無所鹵掠兩將之頭可致戲下注宋武帝伐慕容超大將公孫五樓請堅壁清野以待超不從初武帝曰鮮卑性貪且愛其穀及入峴帝曰餘糧棲敵軍無置之憂勝

宋文帝以魏寇為憂何承天上表曰江淮之間
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堠之郊非薪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
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要而歸之其策有四

本朝孝宗淳熙八年郭杲奏自漢江以北四面美田民間多
有蓄積若置而不問恐資盜糧欲密行措置於秋收之際收
儲以備緩急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一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二

武事門

邊防

附

督府帥閫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積輕積困之說○魏馬下牧秦鞭欲投敵之待我者已有積輕之心陳師益墮楚力告疲我之應敵者方有積困之慮敵可使之畏我何可使之輕我也輕且不可況積輕乎我當制敵何可困於敵也困且不可況積困乎何謂積輕如一室單微藩牆缺壞外寇窺伺已非一日始闖門戶終入堂奧矣噫嘻守國猶家庸可啓外侮之積輕耶積弱滋輕第恐輕而不可抹耳何謂積困如元氣虛耗肢體頹墮外邪交

侵已非一日始入滕理終入膏肓矣噫嘻保國猶身庸可使
吾體之積困耶積久滋困第恐困而不可起耳

事急而謀始生○有至急之事會有用急之規模撫至急之
事會而無用急之規模則天下不可為立用急之規模以處
至急之事會則天下尚可為築封疆不謹戎馬躡蹂止於西
淮其視東淮則恍如虎據之勢是猶知中國之有人也今哨
騎剽掠直抵揚維是不特淮西之可憂而淮東亦急矣曩塞
馬塵動止於高秋當其炎蒸之時則退為燕棲之計是猶知
天時之當避也今叛卒結援無間春夏擾我三邊是不特秋
冬當防春夏亦急矣曩逆黨顧望遙伺長江其視海道間關
甚於龍蟠之駭是猶知地險之不可犯也今通州既破視若

無人不特江面之當防而海道亦急矣左支右吾動成掣肘
東直西補俱可寒心不如意事者十常八九此非至急之事
會若不可為者歟然而事迫而智生變叢而謀奮向恙戎背
叛侵我王略甚於突如之豕使吾君果能如宣帝覽戊申之
奏而報甲寅之可則羗種不難降矣向淮寇未臣不銜王命
甚於負嵎之虎使吾臣子果能如崇文卯漏受詔辰漏出師
則三世不庭之寇不難縛矣向徐戎並興四郊多壘其若未
斷之蛇使我諸閩果能如魯侯謹甲戌惟戎甲戌惟繁之備
則徐戎不難禦矣多難乃興邦之基殷憂為啓聖之漸堂堂
中國持患無自立之志耳此非用急之規模尚可為者哉

稽古偉議

地險人險相資

○陳帝失淮甸而召隋人之禍南

唐能把淺而延周師之釁是不得淮甸不可以經中原也然使以淮甸用淮甸而不用淮甸以人則頭目徒具風采不揚首其挫矣吳失荆襄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秦師沔北朱序必欲置中城之守是不得荆襄不可以爭天下也使以荆襄用荆襄而不用荆襄人則項背雖存筋力不到腰其僂矣曹操破漢中而蜀人無自固之勢姜維保漢洛而鍾氏履無人之境是川蜀非我有六合又不可得而用也使以川蜀之勢用我而我不能用川蜀則委末僅全屈伸不諳尾興不掉矣古人善守規模○故嘗論三國之事以為善守淮者莫如魏善守蜀者莫如劉善守荆襄者莫如吳滿寵新城之築以吳之諸將如虎極力苦戰卒不能得長淮之寸土然後知淮未

嘗不可守也。荊州既分而孫權與呂陸諸將間關百戰卒能全而有之。蜀不敢東下魏不敢南渡然後知荆襄未嘗不可守也。自常情觀之淮一也亦有如陳宣之北伐不旋踵而盡沒于周矣。蜀一也亦有如李氏之竊據未幾而就城下之擒者矣。荆襄一也亦有如後梁之國于襄陽遷于江陵而卒不能以自立者矣。而三國之時卒能鼎立於天下何也是當論其志而不當論其勢也。

法祖嘉猷

大規模以守邊。且祖宗之北邊自燕而北今也

自淮而北祖宗之西邊自夏而西今也。自漢而西祖宗之邊可以邊言今日之邊不可以邊言。最爾腥羶穢我中華。蠢爾鱗介襲我衣裳。使蒙傑見之拊心浩歎。扼腕長吁。不復舊物。

不已也以吾之內地而外之以吾之赤子而夷之君子以為
過矣且今日言守禦之要者不過曰海道周環支流屈曲吾
之守在海江流上下津涉徑渡之吾守在江江海之外吾不
知也言守禦之大者不過曰淮甸萬里江之蔽障也吾必守
淮甸荆襄重鎮國之襟喉也吾必守荆襄淮甸荆襄之外吾
不知也濬吾湟池崇吾城堡吾固吾之疆宇而已吾護吾之
版圖而已獨不曰齊之疆皆吾之疆乎周之版皆吾之版乎
吾之螯弧可植也而姑蔑之旗亦吾之旗也吾之闔艦可備
也而餘皇之舟亦吾之舟也不以今日之邊為邊以祖宗之
邊為邊則規模必宏制度必廣而後備禦之策全矣
得人以守江面）國家駐蹕吳會全制東南上流以襄蜀為

雖蒸啞下流以江淮爲手煮足如貫索之珠聯以爲一如常山之蛇擊之斯應屏蔽托雲之勢然也吾觀元末始犯鎮江韓世忠邀之焦山而長綆一絕大會哀遁保江南者有人矣擒萬戶於六合潰韃辣於承楚抑又有若張敞萬劉光世者烏逆豫再謀南寇大駕新臨江上而觀斃黎陽虜已喪膽壯江面者有人矣還兵合肥以作士氣戰李家灣而破孽况抑又有若劉光世楊沂中者焉最後逆亮渝盟虞允文上下瓜洲采石之間而車船一路鯨鯢自斃固江面者有人矣設伏於皂角林而斬景山田兵於應城縣而援進右抑又有若劉錡成閔者焉當是時也進而臨江則虜之巨艦無所施退而趨淮則虜之鐵騎不足恃東擊而西應左牽而右連豈惟形勢

之便哉將帥叶和上下戮力人也非險也

時文警度定則存安則亡習變而能制其變雖事勢之愈急不足慮習危而不以為危雖時勢之稍寬尤可憂蓋制變之術不習則深以為畏習則不以為難故事勢之急君子不患矣履危之心不習則深以為懼習則不以為意故事勢之寬君子實深懼焉故習於制變不可無也習於玩變不可有也厥今天下何如哉昔所憂者門戶耳今則闔乎堂與昔所病者膝理耳今則迫乎膏肓非急證歟然而勢不迫則智不生變不叢則謀不奮故識者以為事勢之急不足慮今日之時何如哉於東撐西補之餘而有江清淮晏之樂於左支右吾之後而有上恬下熙之安非稍寬歟然而危機急而忽平

事變興而徐定識者能不以此為國家憂乎共惟皇上厲志規模軫憂邊境廷糾進言有以邊防為急者愚切謂今日之事勢可謂急矣君子不以為憂今日之時勢亦稍寬矣君子深以為慮何也一變出則一智生則急者扶國之藥石也尤可以為明時幸一變息則一心墮則寬者敗國之鴆毒也豈得不為明時慮乎

先事以蓄邊備○嘗觀漢世所患者匈奴耳然漢之君臣未嘗一日忘也有一日之暇則為一日之謀有一歲之暇則為一歲之計當晁錯言兵事時匈奴雖時為邊患而國家富庶民俗康阜未有旦夕之急也晁錯方言兵事又言募民入粟方言募民入粟又言徙民塞下文帝不惟不罪其言又隨輒

用其言故塞下之粟足以給食塞下之民足以殺敵匈奴雖
為漢患而漢則有備匈奴之具矣

邊患生於所忽○夫事勢之已然者固可慮事勢之未然者
尤可憂愚嘗歷觀夷狄之變未嘗不掩卷三嘆焉周王奮天
戈攘獯理南海截淮浦三陲晏然矣異時驪山之禍萌孽
於西戎乃向時之不治者也漢人舉北庭之師破龍庭焚屬
幕銘燕然戎亭虛候矣未幾背畔之患浸淫於南部乃向時
之所擁護者也唐之初世所患者突厥耳頡利靈掃北國已
墟而後之侵迫畿甸者非出於突厥而出於吐蕃唐之中世
所憂者吐蕃也河湟入籍西戎內向而後之憑陵內侮者非
出於吐蕃而出於南詔強弱之相仍盛衰之相踵有不可得

而預計者呀可畏也哉

綺語駢珠

先之以天保之治內

勉之以車攻之備器

繼之以采薇之治外

加之以六月之興師

不以御敵之後而遽變章邯之色遂忘其北顧之憂也

不以勝虛之餘而隨折安石之袂頓撤其南牧之備也

以某師可以當一面 某所糗糧已辦集也 事事嚴整

以某卒可以備一路 某所薪芻已計置也 色色精明

未警而先警 飛狐白馬襟帶之衝不能嚴備也

共徹而不徹 榆塞石城金湯之險尚多廢缺也

當今獻策進取難自守易今姑以進取之形勢而為自守

之形勢則蜀不可以不靠也淮不可以可理也襄不可以不復也幸毋曰禪已亡而孫氏存李未平而司馬興有吳者可無籍於蜀也幸毋曰孫氏鳩湍湏而足以魏抗陳氏限長江而足以拒齊有江者可無賴於淮也幸毋曰西陵叛而終斃於吳襄陽失而終歸于晉江陵既重襄陽當自復也如將復其所當復則蜀之淮也襄也皆所當經理而繕修也上流不可以不備也他道不可以不防也幸毋曰荊州舳艫蔽江而下操其送死也幸毋曰潼梓艘艦順流而東堅其速禍也彼何足以窺吾上流之險幸毋曰王濬之來所當備而橫江之出渾何足憂幸毋曰楊素之進所當防而廣陵之出弼何足慮彼未必有以識吾他道之便如將守其所當守則上流也

他道也皆所當周防而慮也

得人形勢可守○臧質常守盱眙矣未幾而佛狸還軍仁贍嘗守壽春矣無何而周師返壘淮甸得人之證也今之淮古之淮也無臧質仁贍可乎叔子嘗屯襄陽矣至今而英爽如存桓溫嘗鎮荊州矣往昔之聲靈不泯荆襄得人之驗也今之荆古之荆也無叔子桓溫可乎以至起南鄭而圖三秦韓信發軔於蜀者也出祁山而搖許洛孔明立於蜀者也由今及古非有二蜀淮陰武侯今日可無若人乎況國家比年以來威靈震耀風采精明向也尚欲營唐鄧以控汝洛今何至不能自守其荆襄向也尚欲屯宿亳以接宋汴今何至不能自固其兩淮向也尚欲越三關以援秦鞏今至何不能自

保其全蜀。願朝廷之上以前日規恢之精神圖今日鎮靜之事業。以采薇治外之意而爲棫樸官人之規模。鄭重於分弓之際。謹密於建閫之時。擇三大帥之才。委以三大鎮之任。申之命令。責以事功。使之牢固其城池。厚貯其糧穀。形勝相望。有鼎峙之勢。首尾相助。有常山之形。由是而日關萬里。掌運九千。收拾餘燼。背城借一。我未必弱。敵未必強。

守險以固東南。○真揚下流之唇齒。歟則傳麾起伏。率兵鏖擊。如中興之力戰。則我不退。怯敵敢輕否。南郡武昌上流之腹心。歟則焚舟毀筏。齊力射虜。如中興之死守。則我無踈漏。敵敢輕否。夔峽湘潭之喉衿。歟則領兵千餘。徙治夔州。帥閫移軍直向鼎澧。如中興之進守。則我不畏。懈敵敢輕否。能如

是則東南半壁天下尚可爲也故嘗長太息而而之說曰復
襄郢首惟一岳控四川者止二吳扞長淮者止一韓一夫當
關萬夫莫前赤手捕蛟勇者能之乃今擁節荆湘者不減一
岳之聲名開闢四川者何忝二吳之威望把麾長淮者豈乏
世忠之氣槩何必遲疑瑟縮為徘徊不進之師何必驚憂畏
沮有未戰先敗之意范公鎮嘗曰虜以死而求生我以生而
畏死不知畏死者未必不死不畏死者未必死愚請持范公
之說以激之曰死中有生事猶可為偷生畏死何事能為矧
宣諭之有命節度使之有制金帶仙苑袍之有賜聖天子以
國士待諸帥矣諸帥當以國士報可也

生意收結海道尤為險要○雖然數者皆險要之地而海

道之險猶今日利害之衝近者通州一變不惟維揚當慮而
真秦亦震矣真秦震則蘇常輔郡俱將荷擔矣戎情叵測聲
東擊西竒正迭出以分我之備而殺我之勢而況耽耽之視
其欲無厭得隴望蜀漸入燕境借使不為錦帆駕風之謀安
知不為葭氈絕山之舉為今之計盍於登萊漣水增置重屯
以遏其奔突之衝而為要擊之計庶使知有腹背受敵之畏
不至以無人視吾國此又當今制敵第一義也不然海門失
守賊船得以出江矣書生憂國之言惟執事恕其狂瞽

今地勢蜀為急○雖然抑又有為今日獻者諸於終篇言之
夫自荆襄既殘之後西蜀之險乃吾必護風寒之垣昔司馬
氏既收巴蜀則秣陵之禍必慘矣符氏既吞蜀沔則淮淝之

禍必酷矣。恐非以書生常談而塞明問也。執事策之曰：今之地勢所宜備者孰急？故愚敢以蜀為急。祖宗安蜀甚深，每遣一人望為之經理。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所顧憂。道朴使蜀者，三神宗曰：聞卿入蜀，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若是耶？此為蜀擇詠，非為詠擇蜀也。此為蜀擇朴，非為朴擇蜀也。今日又當以祖宗之重蜀者為心，則地勢固矣。不識執事以為如何。

故事源流

經疆場之事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左威今西北邊之郡五尺以上不得輕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甲胄而睡。賈誼

歷代通鑑輯覽 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命將帥

遣戍役以守衛中國詩采漢文帝後四年漢與和親歲餘大

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於是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

趙屯飛狐口汾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又制三將軍長安西細

柳渭北棘門灞上以備胡匈奴晁錯言今邊方之卒守塞一

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首家室田作徙民實塞

復言古之制邊縣以備敵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

敵本武帝遣韓安國屯漁陽郭昌屯朔方又遣徐自為築五

原塞列城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邊境少安

匈奴昭帝時單于窺邊詔邊警備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

為邊境寇者少利希復犯塞 宣帝詔發邊騎屯要害處

上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募郡國中都官死
罪係囚減等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遼縣章帝建
光元年鮮卑寇居庸初置漁陽營兵本後鮮卑入上谷攻居
庸復發緣遼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後
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疋度遼屯守儼唐武德初邊
鎮及襟帶之地置摠管府以領軍戎七年改摠管府為都督
府因隋季分割州府倍多前代貞觀初并省州縣始因山河
形便分為十道通太宗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
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諸兵自祿山結亂肅宗始撤邊備以
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
挺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贈北償馬資尚

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邊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

入則侵略深入則戒嚴

陸鮮秀議

皇朝典故 太宗雍熙二年馬知節監傅州兵因繕城壘治器

械料丁壯集芻糧十有五且而具既而虜果至見有備乃引

去繼真宗景德元年沿邊諸州於保毅軍內簡集成振武軍

上曰自立此軍邊聲頗振戎人畏憚不敢侵寇矣 仁宗慶

歷元年王堯臣言四路沿邊所守地界約一千餘里屯兵二

十萬每賊入寇常多官軍十倍彼常以十戰一我常以一戰

十其爲勝負甚明 六年詔陝西河東經略司西人雖納款

稱臣然大戎之心詭譎難信恐諸路承罷兵之後漸弛邊備

其益務練兵卒全城壁常若寇至上並同 孝宗隆興二年彭果

申大散關一帶邊面係對境要衝制置范成大言如鳳州不測緩急所有應援一節一面將附近人馬遣發

先正論建

劉望之上高宗方丹陽以西廣陵以南淮陰以北

涉淮臨泗進撫徐亳此晉宋圖中原之衝要也潯陽以東狄浦以西利盡姑孰據江守險西接廬壽此陳隋必爭之津要也江夏以西江陵以北襄陽以南背江阻漢進臨兗許此吳晉所守之重鎮也安康以西梁洋以北一出褒斜一出散關並臨秦雍此高祖之襲秦孔明之興漢皆自此也嘉熙奏劄國家駐蹕吳會以荆楚為上流自虜犯蜀當備者多昔陸遜謂夷陵為國之門限何充謂荆楚為國之西門故夷陵之地吳則守以遜抗荊州之城宋則守以諸王其不輕也審矣

至於紹興之時衛膚敏謂江陵襄陽尤為要害劉長源謂忽
夔峽恐其乘虛于時虓虎之將布在蜀口而諸臣猶以為慮
謂宜寘重臣於江陵以為江面之巨防嚴守備於夷陵以為
荆楚之外護

文集卷之七 呂東萊云邊境非有國者所當憂也民之死生國
之安危皆係於邊境聞其有警焉得而不憂嗚呼是所以不
當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係於邊境聞其有警而始憂
之則未有警之前所講者何事耶平居暇日審形勢定規模
簡將帥明斥堠者為此時也烽舉塵起按吾素定之畫次第
而行之何憂之有是故聞警而憂者可以占知其無備也聞
警而不憂者可以占知其有備也

講

邊防二

以奮張氣勢立說

策頭 守禦之說有三以地險以人重以氣勝斜谷塹蜀長界吳巨浪掀天風帆萬里此以地而險也固蠱休士隱若敵國守邊得人屹如長城此以人而重也漢中遣將氣吞曹魏盱眙拒虜嬰旃佛狸此以氣而勝也嗚呼博以氣闔以氣戰守亦以氣氣之所加旁無前敵無堅犬羊何足為吾擾蛇豕何足為吾梗是雖畫地而守虜不敢窺而況險阻可依乎不然有設險之地有設險之人而無勝敵之氣聞鼓聲而心醉望雲旗而目眩視霜矛而股慄吾亦自保之不給其何以制敵雖有崇岡峻嶺洪濤巨浪足以控帶左右不過丘垤爾溝澮爾終不足恃矣為國者可不加念於此哉

六書卷之二十一
二

策段高宗南渡之初虜僞相挺更嗾迭和而兀朮兇熾爲尤熾据秦鳳闢川陝歷齊安犯湖湘由馬渡突江浙且有自登入海之意彼真謂我不能師也一時諸臣慷慨奮發略不少懈守淮者則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否則曰士氣當振虜鋒可挫也守蜀者則曰此地爲蜀阨塞死不可失也於是吳玠有殺金平之捷楊政有寶鷄之捷韓世忠有金山之捷而鄞海亦以捷告蓋我以氣勝之也紹興季年逆亮渝盟數道入寇瞰巴蜀窺海道造浮梁已渡淮欲投鞭以絕江其勢亟矣而諸將勇於禦敵猶前日也病乘肩輿銳氣益振劉錡滑河之捷也命健士登舟以短兵鏖擊李寶膠西之捷也或敗之采石或敗之瓜洲或敗之黃牛堡是又以氣勝之也

抑嘗諦觀今日之勢而有獻焉一曰據長江之上流二曰用
東南之長技夫上流險要國之所恃以為咽喉也奄而有之
則氣勢翕合首尾運用之無不如意荆州借蜀曹瞞失着
宋欲伐魏先理襄陽此自古所必爭之地也爰自襄陽踐破
券為盜藪江陵亦壘兵僅數千長圍一合何以拒敵愚願今
日置大帥於江陵以為諸帥之總統調諸處之精卒以壯江
陵之重屯上以援蜀下以蔽江如老熊當道隱然有不可犯
之勢昔紹興中狂虜入寇議者以下流空虛為慮而我高宗
則以岳飛重兵頓在上流而度其不敢為渡江計今日可不
以此地而加之意乎長江洶湧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吾之長
以舟虜之長以騎今乃棄長用短非天之贊我耶枯荻一燭

醜虜飛灰舟艦疾趨蕭銳屈慙此東南所可恃之技也今防江戰艦朽蠹難用公江水軍虛潰不補脫有緩急何所倚伏愚願今日添造船楫拘借商舟招募水手開習水戰無惜金帛無吝犒賜亟加措置以爲秋高江面之防昔采石之役虜舟尾尾相銜我以海鯨衝擊之一鼓而斃之風濤之中今日又可不於此技而加之意乎彼欲結筏而渡則水軍沒水以斷之彼欲具舟以濟我則火箭以焚之石砲以碎之上流有重屯要地得重師事權統一聲勢赫張長江之險我自有的彼安得而飛渡哉不然形勢一失長技不用日月逾邁顧不早圖愚未知其所終也

史料

見前套

督府帥聞

附

以同心體國立說

策頭同心叶謀蓋率為國則兵權雖分而實合逞智耀能忘公徇私則兵權雖合而實分夫摠持元戎捍禦疆場事機之運國家安危之所係兵計之決三軍勝負之所關不當論其職任之分合惟當論其意向之異同彼能國爾忘家君爾忘身攻守有殊勢必審訂其可而後行進退有異機必參酌其宜而後決如心體之交乎如手足之相應借曰其權之分也不見其為分苟其不念國事徒逞己能此主乎攻而彼則欲主乎守此主乎進而彼則欲主乎退如枘鑿之不相投如米炭之不相入借曰其權之合何取其為合故將帥之權雖有分合之間而將帥之心要當脗合而無間也

策段昔寇恂賈復之在漢交際至深一旦慕藺廉之義共車
而出結友而去卒能肇漢家中興之業李典張遼之在魏素
為不睦合肥之圍慨然以國家大事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
用能破孫權之衆自古將帥其勲業之超卓功績之鼎盛曷
嘗不由於合心以相濟併力以共圖乎

我朝太祖之時李漢超之在關南郭之在山西其權雖分而
同心徇國各理一方控制二虜卒收其功果何拘於分也至
真宗之時若石保吉李繼隆相與統兵共濟國事權雖合也
而一則稱其指授方略一則稱其宣力用心交相推遜真有
古風澶淵之捷皆此之故又何拘於合哉中興諸將間有不
睦有如世忠之於光世張浚之於劉騎坐小嫌而意不懌保

狐壘而援不至似亦岌岌矣向非解仇結歡始睽終合則協心報國之勲柘臬順昌之捷亦安能若是之巍巍哉故當時若盡護諸將之說分屯重兵之說皆有所不拘也

今日強敵為鄰邊釁欲開風寒之處既多則邊帥之權當分荆襄有帥兩淮各有帥而金陵又有帥聲勢之相接首尾之相應有不容以廢一者今而居帥間者以言其人慣諳陣法洞識兵機其才無以相過也以言其爵均為從橐各摠方面其權亦足以相當矣以國家為念以生靈為重以社稷為心相與叶謀共圖備守俾國勢尊安士心堅固然後驅逐犬羊混一區宇伸祖宗百年之忿豈不大快人心哉

然愚仰有獻焉志意之乖者生於器識之不龍念慮之異者

基於抱負之凡近今日居元戎任將帥者果有器識之可取乎果有抱負之足稱乎若猶未也則徒事勇力專尚詐謀輕狂以生事猜忌以賈怨其為國家之禍也不少所貴乎人主者貴於選擇有加委任不輕必其有碩德重望可以鎮撫一道者然後使之居是任必其有威名素著可以震響四夷者然後使之膺是責則至理內融所見昭明孰肯求為相刃相劇之計而不思為安國安民之舉歟鯁生狂斐之談未審執事然之否

事料 晉羊祜為荊州都督增修德政懷柔初附儼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指授羣帥徑造秣陵儼符堅率衆百萬次于淮淝加謝石征討大都督以謝玄為前鋒都督諸軍事於是以

精銳八千涉淝水決戰堅衆奔潰麟陶侃都督 廣寧七州

軍事又都督八州據上流搆強兵解唐王忠嗣俄為河西隴

右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

也麟憲宗曰光顏汝為陳許帥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

以女曰文通女守壽曰道古女其觀察岳鄂曰勣汝帥唐鄧

隨曰度其往視師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八月丞相

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韓平淮西碑

本朝仁宗慶曆二年陝西四帥皆改觀察使韓魏公為秦州

曰吾君憂邊臣子何可以擇官韓行二年范仲淹言願與韓

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籍此兩路事

力必能速有成功高宗紹興四年趙鼎都督川陝諸軍既

而鼎又奏荆襄乃四川後門遂并領荆襄諸軍實事紹興六年
韓世忠為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楚州置司岳飛為湖北京
西宣撫副使襄陽置司都督張浚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沈
鷲可以倚辦係年太事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二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三

武事

形勢 ① 襄蜀江淮海

名流舉業

之意發端地利人和之說○嘗觀大易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知人君之立國不可無形勢之利及觀魏武侯誇山河之固而吳起有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之言又知人君之立國不可專恃乎形勢之利何者鑿池築城與民共守而後可以有爲域民不以封疆而天下既順則無往而不勝是故三苗之國洞庭彭蠡非不險也然民棄不保而徂征一興則不能以保其邦羸秦之立峭函是據非不峻也然民心背叛一

夫大呼而天下皆轉而為漢然則地烏取於利也成湯興於商丘其視左河濟右泰華則大有逕庭矣然成湯克寬克仁足以彰信於兆民故攸徂之民皆有相慶之意是以開商家之業文王起於岐山其視孟門常山則又霄壤然文王發政施仁必先無告之窮民故庶民子來見於靈臺之始是以植周家之業此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是已

地勢人心相維○有有形之險有無形之險有形之險在地勢無形之險在人心固結其隱然之心以維持其顯然之勢則其險為可恃恃其勢之可以自強而不知其心之不可不固則所謂險者有時而不足恃矣周之洛邑東澗西瀍未嘗險也卒能綿八百之祚秦之函峽左關右隘非不險也不能

制匹夫之難是果何為而然哉周之人民所以淪浹夫忠厚之澤者也深而秦之父老所以苦其苛法者久矣吁天下豈有人心之外而可恃以為險者乎

稽古偉議秦得地勢而強○六國之於秦其地則六倍之地其兵則六倍之兵其食則六倍之食然所以卒并於秦者秦知天下之勢而六國不知故也秦之所以知者其謀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天下之樞既在我矣則齊楚安得而不滅哉其遠交齊楚也故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韓魏也故今年伐韓明年伐魏更入迭出殆無寧歲故韓魏不支折而入於秦矣韓魏既折而入於秦此燕齊楚所以相繼而亡也

勢以進取為強。光武都洛陽平王遷成周皆中土也。而一盛一衰如此。其相遠。非形之能為盛衰也。蓋光武自宛而向洛陽。則有進為之氣矣。平王由鎬京而退守成周。氣何在耶。曹操起兗州。項羽都彭城。皆東土也。而一興一亡。若是其不同。非形之能為興亡也。蓋曹操自陳留而得兗州。則有進為之氣矣。項羽垂關中而退保彭成。氣何在耶。國

法祖嘉猷東南形勢人謀。○我國家自藝祖立極以來。海岱青齊吾東土也。梁雍岷岐吾西土也。嶺徼交瓊吾南土也。冀定燕代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高宗中興。駐蹕吳會而後始。以東南之形勢為形勢。始以東南之人謀為人謀。然吾之形勢控荆兗。以包舉乎河洛。藩兩淮。以囊括乎山東。阻巴蜀。

以并吞乎關右吾之形勢無非進取之形勢而非三國六朝比也吾之人謀如李綱趙鼎之建明如劉錡岳飛之規畫如韓世忠李顯忠之籌度吾之人謀無非恢復之人謀而又非三國六朝比也

勢全當培事力○自古立國東南未必能掩東南之全壤也倚江淮而設險或處上流之扼其吭保蜀漢以稱雄或慮荆揚之撤其蔽而我國家六飛南渡半奄輿圖西出褒斜則關輔響應而三秦之父老可立幟而招東闕淮泗而海岱震搖則兩河之豪傑可傳檄而下若乃出兵襄峴長驅汝潁則望八陵之鬱葱四京之巖崑在吾目睫間耳而又襟帶江湖控引蠻越以此進戰則破竹之鋒以此退守則金湯之固執事

先生所謂包三者而有之在今日誠據夫形勢之全矣然自有此宗廟即有此江山人物代更風景隨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也而或不一姓洛陽建都天地之中也而有得之以興亦或得之以亡自今日言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蜀之險自若也抑殷民國富尚能如昔之稱天府者乎波濤洶湧千群無用江之險自如也抑生聚教訓尚能如昔之沼仇人之國者乎方城焉城漢水焉池荆襄之險亦不減於舊也抑荆尸楚廣之有勁尚能如昔之驅馳中原無敢與敵者乎衣冠縱具而神氣內傷枝葉苟存而本根日蹙則執事所謂可取可守萬舉萬全在今日殆不可不培事力之本也

詳文警險地險要不必恃左洞庭右彭蠡三苗之國非不

險也而不能敵于羽之師方城為城漢水為池楚人之國非
不固也而不能折節制之兵城虎牢圍彭城若以險自守也
而不能絕吳楚之道距飛狐塞白馬可以勢自恃也而不能
息劉項之爭

設險在乎有人○世固有名有以天者矣而制不可歸之天
世固有據利於地者矣而利不可委之地何則蓋險雖天造
而天不能以自固其險利雖地設而地不能以自固其利豈
非人之險有甚於天之險人之利尤愈於地之利者乎且夫
堯關瀟水之環繞仍舊也而今之決先入之謀者誰乎武昌
夏口之形勝尚在也而今之秦蒙衝之功者誰乎八公山之
草木猶無恙也而今之可使其風聲而鶴唳者又誰乎嗚呼

江山如故人物非昨空使英雄墮滿襟之淚也

據險為守為戰○因險為守則守易固因守為戰則戰必克自古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制勝多在江北故呂蒙築濡須塢而朱桓以偏將卻曹仁之全師諸葛恪修東興堤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之七萬轉弱為強形勢然也

當壯淮襲重地○蓋嘗攷之秦嶺自鵲嶺以西至祁山而關內之地莫重於漢沔漢江自大別以西至洋口而水陸之衝莫重於襄陽漢沔之屏蔽在於散關皂郊襄陽之腹背在於樊城荆門散關阜郊之守固則漢沔無虞樊城荆門之城堅則襄陽可恃詎如是又豈不足以壯上流之門戶而有合於大易重門之戒乎惟右諸郡盱眙為泗壽之衝則盱眙不可

不為之嚴備淮左諸郡浮光近蔡息之境則浮光不可不為之固守備盱眙則天長無攻襲之憂守浮光則黃陂無奔衝之患誠如是又豈不足以壯下流之藩籬而有合於大易浮水之象耶

綺語駢珠

得山可以致勝

舉益州可以搆關隴

阻水可以成功

用全齊可以爭秦晉

一軍自盱眙而出泗則符離應天山東也

一軍自濠梁而出蔡則陳留大梁河朔也

長淮千里所以障蔽江南我之所恃以禦西北之虜者也

荆襄上流所以控禦江淮我之所恃以拒宛洛之寇者也

當今獻策善勝在乎設險○有可恃之資者當思所以保其資有善勝之勢者當知所以固其勢今夫一家之中宮室具馬高其垣墉固其藩籬外莫得而窺也然中有人焉宣禦捍之勞則無可乘之隙鼠竊之徒望風而遁不然彼將如涉無人之境矣夫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劔閣天下之言險者莫先也而子嬰降漢劉禪孫皓剪為魏晉之俘且夫雍丘之西劉陰之東非有變也金城棧道之固驚波怒濤之險尚無恙也沛公瓦合之卒不強於曩時六國之師也鄧艾王濬之徒又非曹公司馬懿之匹也是皆徒恃地以為險而不知有人以為險也是故吳漢為深壁固壘之計而隱若敵國何壯也李勣據四通八達之衢而賢於長城何堅也人實甚於險

也巉巖絕嶺樵者腰斧而入焉至虎豹據之則乃懼而不採
深淵巨澤釣者擊楫而游焉至蛟龍潛之則乃畏而不漁惟
有地又有其人則其險愈險矣

三迤當守全勢絕荆襄之地號為沃壤南渡中興岳飛所復
今乃斷礎淒烟舊誰舍照黍離而麥秀雲淡而草衰幾許郡
縣幾許城壁以金甌之形勢一旦壞於封豕荐食之餘不知
曾有憑新亭一瞬之淚否乎而執事乃曰赤壁之役吳未有
荊州而魏竟大衄安在其必有上游愚則曰當以今日論不
當以昔日論也襄淮甸之地號為樂土南渡中興張韓所保
今乃鷄犬蕭條茅葦彌望老弱死乎溝壑壯者困於轉輸幾
許生靈幾許蕃息以內附之人民一旦壞於長蛇噬齧之口

不知曾有能效紅女下機之識否乎而執事乃曰全淮沃壤
孫權不能有之而亦足以自立安在其必有淮愚則曰可以
偏方論不可以中興全盛之時論也曩巴蜀之地古稱富饒
南渡中興二吳所守今乃室如垂罄野無青草肉膏道路血
丹原野慈母孝子之哀吟孤臣嫠婦之哭泣怨氣塞曾顛天
無路幾載積聚幾載涵育以全存之形勢一旦蕩於旣喪汗
染之習不知曾有能效婺不恤緯之憂否乎而執事乃曰江
左再造未能兼蜀而聲撼江淮者直以談笑卻之安在其必
有蜀愚則曰當以中興全盛之時論不當以偏方論也
要害不當委棄○向也尚欲營唐鄧以控汝洛今至不能自
有其荆襄向也尚欲屯宿亭以援宋汴今至不能自固其兩

淮向也尚欲越三關以據秦鞏今至不能自保其全蜀荆襄終當視之如墮甌平四蜀終當視之如土梗乎棄荆將遂棄淮棄淮將遂併棄其江乎

生意收結

固根本在京邑○然切又有說焉有形勢之守有

根本之守形勢之守在於三邊根本之守在於京邑蓋京邑天下之本而敵國之所窺伺焉者也本強則精神之運用可以折衝內重則風采之振揚可以禦外粵自開禧以來大軍闕額而根本日輕江上諸軍本以守江也而至移屯以備邊三衙禁旅本以自衛也而至調發以出戍虛內備外殆非萬全之謀垂盡之醜虜雖不足深慮萬一崛起之寇勦其餘類而要誓於我其將何以禦之善謀國者當為根本之慮可也

韓公琦留意於備外而必以擇將帥為急范仲淹有意於重
內而必以軍窳倉卒為慮愚敢取一說為今日獻

固形勢在得民○抑愚又有說焉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兵以
食為先而財以兵為蠹上下煎熬公私罄竭而開剗大閫未
已辟置官僚未已措置招填未已得無有當深思者乎襟三
江帶五湖左洞庭右彭蠡所與效死守之而不去者民心也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民心可攻則兵甲失其利金
湯失其險矣范公鎮有言備靈夏當寬關陝之民備契丹當
寬河北之民愚亦曰備鞬韉當寬東南之民書生狂斐惟執
事教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習坎重險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婦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珍

歷代事實

齊侯伐楚楚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

池雖衆無所用之

左傳

四年晉子犯曰戰也若其不捷表裏山

河必無害也

七年

晉司馬侯曰四岳三塗陽城大室荆山

中南九州之險者也是不一姓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

昭四

秦踐華為城固河為池据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始皇

自以為金城千里子孫萬世之業也

賈道論

漢王酈食其曰

願急取滎陽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

之津以示諸侯形勝之勢本六年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帶

河阻山垂隔千里秦得百二馬下兵於諸侯猶高屋建瓴水

也夫齊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

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齊得十二馬高祖劉敬設上都

關中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即西都長安張

傳漢之西都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秦華終南之山右界

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魏固西魏青龍二年諸

葛亮帥衆由斜谷伐魏司馬懿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

為可憂若西出五丈原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魏唐郭子

儀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帶左轂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

萬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

郭子儀傳

皇朝典故

太祖開寶九年上嘗有遷都意曰吾將西遷者欲

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言在德不在險魏真宗至道三年上曰在德不在險倘官吏得人善於綏撫使之樂業雖無城可也馬仁宗慶曆三年鄭戩言順德軍生戶以水浴城來獻其地西占隴坻通秦州往來道路若就其地築城實為封疆之從利之繼高宗紹興七年上曰取天下須論形勢若先據形勢則餘不費力而自定矣正如奕碁布置大勢既當自有勝理金聖

先正論

景祐中范仲淹上疏曰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

蓋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

又何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委材謀重臣預為大備 建炎元年李綱上十議二曰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以備循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 淳熙十六年陳亮上書曰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不足憂虜人不足慮吳會者昔人以為不足都錢鏐據之以抗四鄰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重湖沮洳而淞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守以為安而國家七八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

文集精華

蘇東坡云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為形勢者三

代之封建是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救也有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然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

胡致堂云荆川武之國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如膺之堂堂剖析而不全則形分益州天府之土控漢水之源包江流之半如股臂之運中斷而不續則體廢淮泗千里南北四達如衣裾之覆雖厚薄異宜而盡撤之則病襄漢上流東西所經如咽喉之會雖吐吞異用而暫窒之則絕楚蜀之爲地其勢蓋如此而今也魏首入荆而不能盡據吳與蜀割荆而不能獨有時立相視莫適先發是之謂勢分吳不能有淮晉不能

保蜀蹙左削右折此不支是之謂勢也吳欲圖梁益而遲不
及事蜀既得漢沔而敗不能守玆睽離阻無以統續是之謂
勢隔翫歲愒日勢有未固卒至於分者難合屈者難舉而隔
者難援也吳蜀東晉之為國其勢乃如此夫是以勢不記於
地其倚籍無形矣地不足於勢而進取無力矣形格勢禁人
不勝矣無怪乎吳蜀之勢在西南而不能以自立西南之勢
在東晉而不足以有成也大澤之陂霖潦方集運萬斛之舟
與溟渤不殊霜降水涸洲見渚陳雖虛舟猶將限焉而終不
可以罪其隘也知西南之偏居而不知西南之相為用又豈
知地與勢之所存哉

形勢二

荆襄

以荆襄要害立說

策頭

以形勢論荆襄則誇荆襄之地者固可以守東南以脉絡論荆襄則全荆襄之地者斯可以用東南自古及今國於東南者當以脉絡論不當專以形勢論脉絡相通則形勢合而不分雖以之進取而有餘脉給不相通則形勢分而不合雖以之退守而不足然則今日之形勢固在荆襄而脉絡所係實在襄陽江陵之二鎮何則關為保障蜀為根本東南形勢弱其首也淮為藩籬江為門戶東南形勢吳其尾也而荆襄介居吳蜀之中則東南形勢之脊也此非形勢之所在乎然嶠氣導漢東流為漢而襄陽居漢沔之下流乃京西之一都會也江出岷山東入于海而江陵居江左之上流乃荆湖之一都會也襄陽為江陵之表江陵為襄陽之裏此非脉絡

之所係乎

策 愚切謂今日三邊之勢莫重於荆襄莫急於荆襄而亦莫難於荆襄也蓋荆襄之境左接巴蜀右連兩淮前瞰京陝後蔽湖湘其重蓋可知矣秋高馬肥天寒地凍獷狁睥睨於漢沔之故道逆儔跳梁於唐鄧之要衝其急又可知矣重以百姓之流離者難以安集降附之驚疑者難於綏撫城邑之殘破者難於脩復軍實之焚毀者難以儲峙則其難又可知矣其為事體也既如是之重其為事勢也又如是之急是將以其難而委之耶抑將思其難而處之耶有委難之心則易者亦難有處難之道則難者將易當危機交至之日正聖哲馳騫之秋也

在昔三國荊州之地始入於魏中假於蜀終歸於吳其事蓋可觀矣方曹公之取劉琮也於是急追劉備而爭之及劉備之敗曹公也於是急就仲謀而假之蓋誠知荆之為重也當是時公瑾以為不可仲謀亦以為不可獨子敬以為可假之耳故備方入據益州而仲謀已取其三郡不獲已而中分之吳固已議其後而不奪不厭也此豈非事勢至急之時乎蜀之君臣不知出此方且恃關羽之勇以功魏之襄樊不備不虞故呂蒙已梟羽而盡奪其荊州此則劉備無處難之道而不善用荊州也

南渡初趙忠簡謂荆襄為三國必爭之地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以為屏翰此真有見於天下之大勢者矣

是雖其謀不行然自時厥後未嘗不以此為天下之重而謹其授任也嘉定間襄帥得人號令嚴明兵食富強虜不敢犯者累歲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自其輕議恢復妄啓兵端而韃人之兵已穿金房而犯楚襄矣自其不善駕御以疑北兵而范郭之黨已破均棗而據德安矣蛇豕荐食蠹賊內訌至塵詔旨為之疾痛吁可勝嗟耶

且夫昔人之守荆襄者未嘗不以緩懷遠近而為先也為今之計是必護其風寒撫其瘡痍招集堡寨之屯聚撫存戶口之子遺以效昔人緩懷遠近之計則安集之難不終於難矣昔人之守荆襄者未嘗不以務修德信而為尚也為今之計城能不輕疑拒不妄賞罰感發其効死之心消靡其作敵之

意以效昔人務修德信之舉則綏撫之難不終於難矣

抑愚聞之上游之勢固均為東南之要害而制閩所治又蜀
荆襄之都會也昔之制閩常住襄陽近者制閩移治江陵雖
若不同要亦各因其宜爾蓋嘗攷之宋齊之世固以襄陽為
重鎮而吳晉之時則實以江陵為要郡則今之移治未為失
策況夫今之襄陽非昔之比昔者但有北方之虞而今則有
西顧之憂矣故其地雖為走集之都而實有腹背受敵之患
反不若江陵之固也陸抗云浚邊城固無足憂者則其可守
也次矣

資料 漢建安十二年諸葛亮曰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

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鑑吳步闡以西陵叛陸抗曰

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群夷皆當擾動乃自率衆赴西陵拔之
繼陸抗上疏曰西陵峽州連平歸州國之藩表既處上流此
乃社稷安危之機父遜昔在西陲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
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吾有也如其
有虞當傾國爭之黜吳主北据江南盡海置交廣荆郢楊五
州有郡四十有三以建平西陵樂郡南郡巴丘夏口武昌皖
城牛渚圻濡須塢並爲重鎮其後得沔口邾城廣陵通晉穆
帝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
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晉史
本朝太祖召穆昭嗣問以蜀山川之狀昭嗣曰荆南即西川
江南廣南都會之衝今已克定則水陸可趨蜀太祖遂命西

征建隆

高宗建炎四年道鼎言荆襄左顧川陝右視湖湘

而下瞰京洛在三國必爭之地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

於襄陽以爲屏蔽運江浙之粟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

出於此

紹興

二年呂頤浩等因陳天下大勢謂當用二

廣財力葺荆湖兩路遂通京西以接陝右此天下左臂 胡

安國曰今日之勢宜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而鄂渚隸

江西蓋祖宗都汴其勢當自內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

制北 三年岳飛奏襄陽居江淮上流實川陝衿喉之地六

年孫道夫召對請經營漢中以爲伐陝西之基措置荆南以

爲守江左之策建隆八年汪澈奏襄陽重地爲荆楚門戶不可

棄也至是秋高徹乃還鄂以調兵食

晉

劉子羽論襄陽西通秦蜀東連吳會北據漢沔故三國戰爭
多出於此自喪亂以來莽為盜區敵人棄而不顧殆天以資
我也宜將荆襄合為一路增重帥權暫治公安分遣別將渡
江據險置柵募民耕種積以歲月更為後圖一者可通秦蜀
無斷絕之虞二者控扼上流如首尾相應三者窺中原有
席卷之勢是一舉而獲三利也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三